

名家访谈

对生活感兴趣是写作最持续的动力

石一枫 王雪瑛

“新京味”小说不仅是风俗画，更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辐射与反映

王雪瑛:在《红旗下的男儿》《恋恋北京》《借命而生》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等小说中,随着情节流露的是亦庄亦谐的北京文化韵味、地域文化浸润中的个性化人物、引人入胜的故事中的北京俚语等,这些小说被称为“新京味”小说,您如何看“新京味”小说?如何看待自己的京味语言,以及不同代际作家的京味语言?

石一枫:我是北京人,这么说话比较顺畅,就用北京话写小说。北京作家有一个特点是书面语言和口语相对统一。这和很多地方的作家不一样,客观说是占了点便宜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,所以口语能顺畅地变成书面语言。前辈作家老舍,后来的王朔、刘恒等也是用北京话写作,但每个作家各有分别。老舍用典雅的北京话写作,王朔的小说带着北京人的诙谐与反讽,刘恒的叙述语言则十分简洁。北京方言也有优缺点,优于表形,擅长说形象的事儿,弱于表意和抽象。用方言写作得有一个取长补短、相对改造的过程,现在的北京话也在变化发展中。

王雪瑛:无论是《逍遥仙儿》,还是《一日顶流》,小说中的“他们”都是北京当代生活中的鲜活个体。所以,您的“新京味”小说不仅仅流淌着北京的地域文化,更是对北京人当代生活的书写。“新京味”有着跨越地域的丰富,与时代同频的内涵。

石一枫:北京是中国极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,当代社会的发展在北京有充分体现,写好北京人的生活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写好中国人的生活。“新京味”写作有着普遍性的意义,不仅是写好地方民俗,描摹标志性的风俗画,更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辐射与反映。

王雪瑛:有作家认为读者看完一部长篇,如果能记住其中的人物,这个人物就算塑造成功。如果人物能穿越时代往前走,引发不同年代读者的共鸣,就有经典的品质。人物如镜,可以照见历史、文化、时代与人性。您如何理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,感觉自己小说中的哪些人物塑造得不错?

石一枫:我写小说坚持“人物第一”的原则,每个小说都有鲜明的人物,有完整的人物形象,然后我才去写这个小说。只有情节和理念,对我来说,构不成小说。我写完的小说,对人物都是认可的。具体哪个人物完成得更好,我觉得是读者说了算,读者喜欢哪个人物,读者看哪个人物有感触就行,我的意见不重要。

王雪瑛:您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很执拗。如《地球之眼》的安小男,执着地对道德问题刨根问底;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中的陈金芳苦心经营,一心想留在北京出人头地;《借命而生》中的铁臂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逃犯,从青年到中年与之斗智斗勇;还有《特别能战斗》中的苗秀华,这些人物个性鲜明,带着时代性的叩问,都有追究到底不放弃的劲儿。您对这些人物的执拗是怎么看的?为什么会塑造这类人物?

石一枫:影视界有一种说法,“一根筋”的人物适合被塑造,像《秋菊打官司》中的秋菊就是“一根筋”的人物。执拗的人物更极端,带动的矛盾冲突更强,更有戏剧性,所以影视剧中会出现这类人物。长篇小说篇幅长,有很多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空间,更自由一些。我写“一根筋”式的人物,除了写人物执拗的性格之外,还要找到人物内心更丰富的地儿,他们内心的犹疑、矛盾,那种带着小毛边儿的想法。写出人物执拗的一面,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,不难。而写执拗的人,还能写出毛边儿来,这个更需要功夫。

王雪瑛: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写因火葬场司炉工的忙中出错,三户人家“抱错骨灰盒”的故事。在那豆找寻爷爷骨灰的主干故事里,串连起不同人物的过往人生经历与他们现在的生活处境,最终是一个圆满的结局……小说对理想主义的期待丰盈了现实主义的骨感。他们三代人身上都有理想主义,他们身上是否寄托了您的一些理想?这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某种开拓吧。

石一枫:现实主义手法中肯定有理想主义的元素,完整的现实主义不是只写现实。优秀的现实主义包含着理想主义的因素。如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冉·阿让,现实世界里不一定有这种人,他的身上有雨果的理想主义人格的投射。写一点理想人格,在某些人物身上寄托一点理想主义,这不算开拓,是现实主义的应有之义。我觉得,比起雨果这样的大师,我们做得都不够。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寄托。比如那豆的爷爷、那豆等,他们有家国情怀,有对职业操守的坚守,对人品道义的追求。这可以说是理想主义,但这种理想主义是从普通人身上提取出来的,并没有远离生活。

王雪瑛:有评论家认为,您的小说创作提升了当下社会问题小说的文学品格。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,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,写好时代进程中的人物,这是您小说创作的追求吗?

石一枫:我对小说创作的追求就是写出一个让大家喜欢读,读完之后有感想有思考的小说,又好看,又感人,又有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地



石一枫,1979年生于北京,文学硕士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日顶流》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《入魂枪》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等,小说集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《特别能战斗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等,作品入选年度中国好书、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



王雪瑛,评论家,《文艺汇报》高级编辑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著有评论集《千万个美妙之声: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》,作品集《倾听思想的花开》《访问迷宫》《淑女的光芒》等

方。我不会为了某个理念去写作,没必要把自己限制得太窄。我的创作兴趣是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、现实社会的进程,在关注之余,尽量把小说的艺术性完成得更好,这是一个作家的本分,我干这行要尽这行的本分。

王雪瑛:您对新时代经验很敏感,以长篇小说开掘新题材,探索新主题。在短视频、微短剧风行的当下,您对长篇小说的时代特质有什么考量?

石一枫:短视频、微短剧挑战的主要是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剧,挑战离长篇小说还远点儿。大家都看短视频,受冲击较大的是电视剧。长篇小说肯定有人喜欢看,但是喜欢的人没有原来那么多,我能理解和接受。娱乐形式越多,大家的生活越丰富,各有各的乐儿,这是挺好的。

对小说的喜好,在于写出对生活的新发现

王雪瑛:《一日顶流》是文学内涵丰富的小说,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的众生相和个体的心理趋势,审视流量与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,以及互联网浪潮对人们生活的渗透。您曾经形象地把对小说质感的要求描述为“肥瘦得当”,《一日顶流》是否“肥瘦得当”?这是您目前最满意的长篇小说吗?

石一枫:离满意还早着呢。我常常刚写完上一个就开始写下一个,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将写作当成生活需要的人。我对小说的喜好,在于有没有写出对生活的新发现,那些发现往往各有价值,不单纯是文学意义上的。这个作品写互联网社会的形成,下一个作品就变成了城市的自我衍生和再造,很难说哪个更重要,只能说各有各的意思。小说的技术层面需要精益求精,那是作家的本分。

“肥瘦得当”也因人而异,对我来说主要是“减肥”。我的很多小说刚写完都太长,比较啰唆。《收获》《十月》杂志的编辑也分别跟我说过,“删点儿吧”。大面积地删繁就简也成了我在杂志上发小说的例行公事。删除的效果肯定比没删好,这也说明文学杂志的好编辑是作家的良师益友。

王雪瑛:您在创作这部长篇时,最先形成的是什么?是人物吗?

石一枫:没有人物肯定是写不了,我这种写法是以人物塑造为特点的。构思阶段先冒出来的东西不太固定,有时是人物,有时是事件,有时比较抽象,属于所谓“意味”。通常写一个长篇,这三个层面都得有,缺了哪块就得补哪块。补也不是说补就能补上,经常还得慢慢儿等,等待自己的想法成熟。总之是理性和感性结合的过程,也是冲动和耐心互补的过程。具体到《一日顶流》,刚开始我就想写一个人,谁都认识他,他受不了众人的目光,就想躲,跑到岛上和庙里都躲不掉,这属于事件层面的构思,但最终完稿,还是因为胡莘瓯、胡学践和李贝贝这几个人物逐渐丰满起来。人物定型后,小说的模样才清楚。

王雪瑛:胡莘瓯、马大合是Z世代青年,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,马大合的底层逻辑就是流量、直播、带货、分成;而胡莘瓯的选择却是如何不被流量裹挟,努力“做好一个人”。马大合的生活状态也是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常态,而胡莘瓯选择从城市到乡村,从乡村到岛屿,他探寻人生在现实中的多种可能性,以及个体如何保持自我的个性。这是您对流量影响生活的审视吗?胡莘瓯的自我探寻也是当下现实中理想化的追寻吧?

石一枫:人分很多种,马大合是那种讲经济逻辑的人,他有什么事儿第一反应应先往经济方面想,谁都想多挣点儿钱,这是正常人格,也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想法。马大合这种人也不讨厌,我挺

喜欢马大合。胡莘瓯也不是理想主义,他不厌恶金钱,不厌恶经济逻辑。他没这么清高,他本质上是个社恐,马大合是个社牛。他是因为个人创痛与个人性格的原因,觉得别人看他,他就难受。在看流量的时代,无数双眼睛互相看的时代,我们体谅一下社恐的人,他活得也挺辛苦。

王雪瑛:胡莘瓯的父亲胡学践从沉溺于“聊天室”“论坛”,在电子游戏里出神入化,到成为“攒机”高手,他的生活节奏几乎都踩在互联网延展的节点上,父与子的生活方式、人物关系为读者提供了回望历史的视角,那些隐居的互联网大神,也为小说打开了丰富的社会层面,呈现出对当下复杂现实的解读。

石一枫:我同意您的看法,通过描写胡学践的网络生活来回顾中国人互联网生涯的几个阶段,从论坛聊天室、网络游戏,到网络直播,然后就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,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我通过胡学践的上网历程,把这段历史写下来,这也是这个人物的社会价值。

王雪瑛:AI写作与人类写作并存的时代,让我们深思文学的价值与意义。《一日顶流》的胡莘瓯探寻在数智时代如何做一个人,他内心执着的是别让机器比我们更像人。在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深刻互动中,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时代命题,也是《一日顶流》探究的命题。您看重的人的内涵和品质是什么?

石一枫:文学即人学,小说最大的任务还是研究人。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时代,人的定义也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。当了几百万年人,我们仍然在学做人,可能“学做人”才是人的本质。此外,什么是人的内涵,我也说不清楚。从胡莘瓯的选择来看,更倾向于那些最基本、最朴素的人类美德,比如仗义、纯良,有助人之心和同情的能力,我觉得他是个挺好的人。

王雪瑛:有位作家认为,创作一部小说,至少会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刻,而跨越艰难之处正是小说闪光的地方。您写作这部长篇时,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

石一枫:我对这个说法稍微存疑,写作会有艰难时刻,不过艰难时刻是不是意味着闪光,我觉得不好说。遇到困难,一定是写作能力不够,不能解决好,怎么解决都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写《一日顶流》时,有段时间我在美国参加写作营,上午没什么事儿就在屋里写东西,挺好一创作环境,偏偏写得特慢,有时候一天只写一两百字。这种情况是我没把人物想明白,人物还不够丰富,只能等他们丰富起来,再来刺激自己的表述愿望。能专心致志地面对写作上的折磨也挺好,我觉得呕心沥血地创作,是作家应尽的本分。

王雪瑛:小说的情节发展不是依靠玄幻来构筑完美的逃避,而是运用现实主义的硬核来展开一场深入的探索。胡莘瓯在岛上相处得最为亲近和随心的是人工智能“慧行”。它原本是存储于网络的一个程序,被赋能在一个送餐机器人的身体上,又被输入共情的程序,于是“慧行”与人交往时,不仅思维敏捷,还能体恤人的心情。当胡莘瓯与“慧行”道别时,双方都有些恋恋不舍。随着ChatGPT、DeepSeek等人工智能、数智技术持续性突破,人工智能体与人类的关系也是我们当下正在面对与思索的课题。

石一枫:我写过呈现全球监控技术的小说《地球之眼》,还写过涉及实景VR游戏和人脑增强技术的《入魂枪》。跟许多科幻小说不同,这种小说可以叫作科技小说,其中类似的技术并不完全是幻想,而是即将或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,改变了人际关系,也理应成为当下文学的题材。对这种题材的捕捉,也许是当下文学作品与更早的文学作品的某种分野。

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究竟如何,我们正在体验和探索的过程中。“慧行”的形象是根据《一日顶流》的基调得到的,它是个可爱的孩子形象,或者说是主人公胡莘瓯的另一个自我,类似于甄宝玉和贾宝玉的关系。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,我也说不好。

王雪瑛:从《入魂枪》到《一日顶流》,您感觉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变化?这两部长篇都是写互联网时代的生活,在写作上有什么不同?

石一枫:《入魂枪》写的是沉迷电子游戏的网瘾青年的成长,《一日顶流》写的是互联网社会奇特的因缘际会,肯定有相通的地方,比如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等等,不过各有各的侧重点。《入魂枪》因为有竞技情节,很多思路是武侠小说式的。《一日顶流》更像个“二傻子”奇遇记,类似于《好兵帅克》那种类型的小说,或者马克·吐温的《百万英镑》。《入魂枪》和《一日顶流》是不同类型的小说,对人物状态和情节演进的处理方法也不同。

没有标准答案,更有利于刺激人的思考

王雪瑛: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《入魂枪》《逍遥仙儿》《一日顶流》等都是直面我们当下现实生活的,如何认识社会现实,捕捉新的时代经验,描摹变化中的现实,对作家很有挑战性,创作这样的作品,需要接受挑战的勇气,还需要什么素质?您如何养成这样的素质?

石一枫:不敢说是素质,主要还是兴趣吧。我比较喜欢写新的、近的东西,因为这些题材能让我兴奋。一个事物你不能忽视它,但又不能轻易对它做判断,没有标准答案,这个状态似乎更有利于刺激人的思考。有标准答案的东西是不必要写的。说到兴趣,有些人对远的东西有兴趣,有些人对近的东西有兴趣,有些人看远的也是近的,有些人看近的也是远的,因人而异,我只能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,找到了自己的兴趣,也愿意把这个兴趣写出来。

王雪瑛:您曾说:“好小说的标准对于我而言是:一、能不能把人物写好。二、能不能对时代发言。”通过这些年的文学实践,在目前创作中,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您的写作保持着高能状态,小说新作不断,持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?

石一枫:写作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能不能把下一个小说写得更好。这个小说写的还有什么问题,下一个小说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,就能写得更好,还有就是不要自我重复。持续写作的动力就是对生活感兴趣,研究生活,刻画生活,书生活。

王雪瑛:您怎么看写作与阅读的关系?在人生的不同阶段,您重读过什么书?文学类的书籍之外,还喜欢看什么书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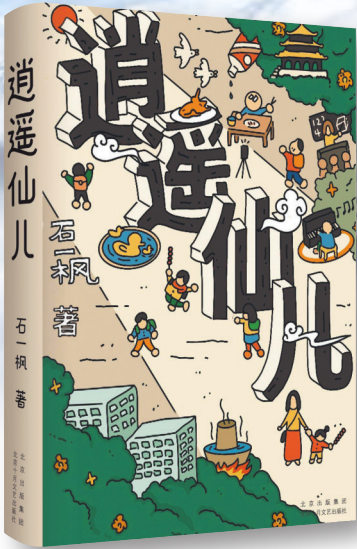
石一枫:我是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,阅读是我的生活习惯。我每天都得看点东西,不看就难受,人不能空着。我喜欢看小说,也和自己的专业有关系,算是把对小说的兴趣当工作了。《红楼梦》是不断被我重读的经典,有时候不是直接读,而是在脑子里想一想,过一过,也算重温了。毛姆的作品我也会重读。文学类之外的书籍,我还喜欢看知识方面的书,我对哪个知识领域感兴趣,就看哪方面的书。

王雪瑛:您是专业作家,曾经在文学杂志做编辑,工作中的大量阅读,对当代文学的观察,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?您关注同代作家的写作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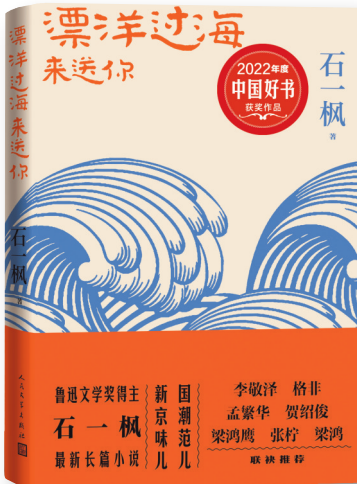
石一枫:我现在的工作是专业作家,曾干过十几年的编辑。对我的第一影响是,写作别光考虑自己写得痛快不痛快,还得考虑读者看着舒服不舒服,这是当编辑给我带来的眼光上的影响。



《一日顶流》,石一枫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5年3月



《逍遥仙儿》,石一枫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23年6月



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,石一枫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2年3月



《借命而生》,石一枫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年4月

编辑是沟通读者与作者的中间环节,当过编辑的人读者意识会更强。我经常看小说,看看哪个作家有新作,经常看同代人的作品。我想看看同代人写的有什么好,什么不好,有什么与我不一样的想法。

王雪瑛: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文化。AI写作,让我们思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,以及写作如何保持情感与个性,保持原创性,避免程式化表达。您对AI写作有什么看法?

石一枫:特口水的文章,没有原创性的文章,模式化的语言,AI已经掌握自如了,人类作者要少说口水话,少说没有原创性的话,少说套路的话,用切身所思所感的语言,多写有原创性的真实内容。我觉得这是AI写作对人类作者的提醒。